

论 荀 赋

[马来西亚] 郑良树

荀卿是文学史上第一位以“赋”命名其作品的文学家。奠定荀子在赋史中地位的是他的两篇作品——《赋》及《成相》。《赋》今存其书中,刘向《叙录》本编在最后一篇,即第三十二篇,杨倞《注》本列在第二十六篇;《成相》亦存书中,刘本在第八篇,杨本在第二十五篇。杨于《成相》篇题下注曰:“《汉书·艺文志》谓之‘成相杂辞’,盖亦赋之流也。”杨认为《成相》亦赋作,所以,荀赋存世者有此二篇。

二篇赋作存在的问题相当多,本文摘要讨论之。

一、《赋》的篇数

《赋》列于第二十六篇,包含了《礼》、《知》、《云》、《蚕》、《箴》、《俛诗》及《小歌》等几个小单篇。首五小单篇有三个共同的写作特点:一、它们都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诗式韵语,第二部分为有韵的散文疑问句,这两部分皆用隐语(谜语)暗示事物;第三部分大多数又是诗式韵语,前几句仍是隐语,最后一句道出谜底^①。二、虚构人物,以问答方式组成小赋;所虚构人物有君王和臣子、老师和学生等。三、托物寓意,假象尽辞,含有很深刻的讽刺作用。五小赋既然都有此特点,它们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当是可以肯定的。

《俛诗》是一短篇作品，篇幅与五小篇相似，不过，它不设隐语，也没有明显的虚构人物^②，更没有明显的问答对话^③，与前面五小赋在写作上略有不同。

对于这几个小单篇的组合，历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1. 五篇说

五篇说的学者认为《赋》只有为首的五小篇，《俛诗》及《小歌》不在内。持此说者有梁启雄^④、游国恩^⑤。

2. 六篇说

六篇说认为《俛诗》与《小歌》乃一篇，合前五小赋共得六篇。姜书阁主张此说^⑥。鲁迅先生更早提出此看法^⑦，惟未举证论说。

3. 七篇说

七篇说的学者认为《俛诗》及《小歌》皆为独立二小赋，加上前五篇，合为七篇。主张此说的有陆侃如、冯沅君^⑧、高光复^⑨等。

《汉书·艺文志》著录荀赋有十篇，学者们认为这十篇赋今天还保存下来，它们就是《赋》和《成相》。《赋》有五篇、六篇及七篇三种说法，《成相》也有三篇、四篇及五篇三种不同的说法。学者们的处理方式往往是：从十篇赋中减去《赋》的篇数，就是《成相》的篇数；相反的，从十篇中减去《成相》的篇数，就是《赋》的篇数；很明显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基本上受《汉志》“十篇”的掣肘。顾实认为《汉志》“十篇”当作“十一篇”，因为《赋》有五篇，再加上《俛诗》一篇，共六篇；《成相》有五篇；所以，“合为十一篇”^⑩。突破《汉志》“十篇”的制约，是个例外。

如果我们摆脱《汉志》“十篇”的制约的话，《赋》到底有多少篇呢？《俛诗》及《小歌》算不算呢？它们是一小篇还是两小篇呢？要解答《赋》的篇数，必须先解答《俛诗》及《小歌》和它的关系。

先讨论《小歌》。

《小歌》一共二十句，每句四言，共八十个字；为讨论上的方便，兹转录如下：

其小歌曰：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璇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间媼、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

《小歌》隔句押韵，首六句以“矣”为韵，次八句“也”为韵，后六句“聪”、“凶”及“同”为韵；短短的二十句，用了三种不同的韵。最令人关注的是，“璇玉瑶珠”以下至结束十四句，又见于《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章及《韩诗外传》四，文虽小异，其为同一来源，当无可疑。《韩诗外传》时代晚，抄录自先秦文献，自可不讨论；《战国策》时代早，为什么也抄录了《小歌》呢？

《战国策·客说春申君》章记载客游说春申君，使春申君谢绝荀子^①，荀子乃离楚往赵，且为赵之上卿。客又往说春申君，说以“贤者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春申君乃使人之赵，邀荀子返楚。荀子乃为书辞谢，书约三百五、六十字，上引《春秋》，下引李兑饿死主父、淖齿擢毙闵王等故事；书毕，《战国策》说：

因为赋曰：宝珍隋珠，不知佩兮。杂布与锦，不知异兮。间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力父，是以喜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显然的，这段“赋”就是荀赋《小歌》的后十四句。

是《战国策》抄荀赋《小歌》？还是荀书抄《战国策》？如果是前者，为什么《国策》只抄《小歌》的后十四句呢？为什么舍弃前面的六句呢？

审阅《战国策·客说春申君》章，笔者认为该章恐是纵横之徒所编造的，理由有三：

一、文中说：“孙子去之赵，赵以为上卿。”考荀子并未任赵上卿，《春秋后语》改“上卿”为“上客”，正因为荀子未任上卿故也。姚宏说：“荀子未尝为上卿。”所言甚是。今正文作“上卿”，不符史实，正暴露编造之破绽。

二、荀子致春申君书，占本章一半以上的篇幅；此三百五、六十字的谢书，又见于《韩非子》的《奸劫弑臣》。从其言臣子劫杀人君、弑贤长而立幼弱之内容及立意来考虑，这三百多字应该是韩非的文字，不会是荀子的谢书。汪中《荀子通论》说：“春申君请孙子，孙子答书，或去或就，曾不一言，而泛引前世劫杀死亡之事，未知其意何属？且灵王虽无道，固楚之先君也，岂宜向其臣子斥言其罪，不知何人凿空为此！……此书自‘厉怜王’以下，乃《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文，其言刻核舞知以御人，固非之本志。”从内容而论，本文乃“非之本志”；从写作意旨而言，荀子泛引前世劫杀诸事，是何意旨？汪中所疑有理，可证本书非荀笔，乃后人所编造。

三、客忽而游说辞谢荀子，忽而游说邀返荀子；玩春申君于掌上如同儿戏，春申君果如此愚钝乎？此当为纵横之徒编造以售其游说之伎俩，不可轻信。

根据这三个理由，笔者认为《战国策·客说春申君》章是一篇杂抄的作品。

第一部分是纵横之徒所编造，客既游说春申君辞谢荀子，又能游说春申君返邀荀子，一送一迎，尽展说客的辩才。接下来是好事者的增饰，他从《韩非子》那里杂抄“厉怜王”三百多字进来，附在文末，并冠上“孙子为书谢曰”六字，成为今天《客说春申君》章另一主体部分。

至于结尾“因为赋曰”那十四句五十六字呢？有两种可能：一、好事者从他处杂抄进来；二、好事者从《赋》抄过来。如果是后者的话，杂抄者应该连前面的六句也一道抄进来，没有理由二十句《小歌》只抄后十四句，偏把前六句摒弃掉。因此，笔者认为前一种可能性比较高；换句话说，是好事者从他处杂抄进来，后来，《赋》的编者再从《客说春申君》抄过去，附在《小歌》的后面，成为今天的样子。

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小歌》实际上应当分成前六句及后十四句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六句和《俛诗》合为一体，是弟

子“愿闻反辞”的“反辞”；荀子向弟子反复申说忠仁者困顿、谗暴者当道，和《俛诗》起句“天下不治”前后呼应，是《俛诗》的延续，也可以说是《俛诗》的总结。其结构形式，就如《云》“弟子不敏，此之愿陈。君子设辞，请测意之，曰……”一样。过去学者都将《俛诗》和《小歌》分开，当作两篇作品来看待，是受“璇玉瑶珠”以下十四句的影响，恐怕是不正确的。

二、爰锡名号

荀卿是文学史上第一位以“赋”命名其作品的文学家，地位崇高，成为赋作的开山祖。然而，笔者认为荀子以“赋”命其篇名，却有甚可疑之处。

考“赋”乃《诗》六义之一，“铺采摘文，体物写志”^⑫，是诗歌的一种写作方法，无形无象，如何当作一种“物”来托“志”呢？白居易有《赋赋》，前“赋”字为名词，指赋体之作；后“赋”字为动词，谓赋诵；“赋赋”，即赋作之赋诵也。今荀子命其篇为“赋”；若作名词解，则篇内包含的是礼、知、云、蚕及箴等物体，没有一件物体是“赋”；若作动词解，则“赋”前显然缺了一个字。因此，荀子以“赋”命篇名，实在有甚可疑之处。

笔者认为，本篇名为“赋”，恐非荀子所题。

班固《汉志》将赋作划分为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及杂赋四大类。在著录这些赋作时，有两条体例特别值得注意：一、凡是有作者的赋作，班固都提上作者的名姓，下著“赋”字及其篇数，不出其赋作之篇名，如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等等。审览首三类赋作的著录情形皆如此，完全没有例外。二、凡是不知作者的赋作，班固则著录其篇名及其篇数，如《客主赋》十八篇、《杂行出及颂德赋》二十四篇等；杂赋类赋作的著录就是如此，亦无例外。班固《汉志》乃删省自刘歆的《七略》，那么，班固此不成文的体例也应当是继承自刘歆，是刘歆的“一家之学”了。

今荀卿这几篇小赋,或云《礼》、《知》,或云《云》、《蚕》等,篇名可知,作者也得详,以班固著录的体例来推测:第一、《汉志》“孙卿赋十篇”内的“赋”字,正如“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一样,诸“赋”字皆非作者赋作的篇名,而只是他们作品的体裁的一种泛称,所以,根据《汉志》的著录而谓荀子有题名为“赋”的赋作十篇,是不确实的。第二、《汉志》赋作著录的体例既来自刘歆,那么,其父刘向在编纂荀子书的时候,对这几篇有作者的小赋题名为“赋”,作为它们的泛称,也是很自然的事。刘向《荀卿新书·叙录》最后一篇“赋篇第三十二”,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题写下的。

这个推测如果成立的话,荀卿就不是文学史上第一位命名自己的作品为“赋”的文学家了。

荀卿逝世之后,他的几篇赋作开始流传,当时并没题上“赋”的名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序列赋家,仅及屈原、宋玉、唐勒及景差,不及荀卿,可知当时荀卿的几篇赋作并未题上“赋”名,否则,以司马迁对辞赋的嗜好和关注,对于第一位作品题上“赋”的荀卿,他没有理由不提上一笔的。到了刘向、刘歆时代,他们整理荀书,并撰写辑略,才根据其撰述的体例,为这几篇作品按上一个“赋”字。班固撰写《艺文志》,也就继承了他们的传统。

三、真伪

最早对荀赋的内容作出概括的,应该是班固,他在《汉志》里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将荀卿和屈原并称,说他们“离谗忧国”,赋作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皇甫谧《三都赋序》说:“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亦皆荀、屈并举,并许“有古诗之义”,与班固同意。

到了梁朝的刘勰，他开始对荀赋作比较细致的描写，《文心雕龙·诠赋》说：“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才略》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他从写作技巧来描写荀赋，说它们是“象物名赋”、“事数自环”的“隐语”；和班固撮其内容大义相比，显然的，刘勰的概括角度是不相同的。

注解《荀子》的杨倞在题解里说：“所赋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时多不知，故特明之。”作为注解家，显然的，杨倞是在向读者解释荀子写作这几篇赋的原因，比如《礼》下他说：“言礼之功用甚大，时人莫知，故荀卿将为隐语，问于先王云：臣但见其功，亦不识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请解之。先王因重演其义而告之。”因为“礼”之用特大，时人又莫知，所以，荀子设此隐语，并采用问答方式来陈述阐明之。所谓“皆生人所切”、“功用甚大”及“因重演其义而告之”，几乎就是班固“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的另一种近似的说法；所谓“为隐语”，则完全采用刘勰的意见了。令狐德棻在《周书》里说：“大儒荀况，赋《礼》、《智》以陈其情；含章郁起，有讽谕之义。”^⑬他的说法，基本上也是杨说的延续，不过更精简而已。

元朝以后，学者们对荀赋开始出现负面的批评。祝尧在《古赋辨体》卷二《荀卿礼赋注》下说：“（荀）卿五篇一律全是隐语，描形写影，名状形容，尽其工巧，自是赋家一体，要不可废。然其辞既不先本于情之所发，又不尽本于理之所存，若视风骚所赋，则有间矣。吁！此楚骚所以为百代词赋之祖也欤。”认为荀赋“不本于情”、“不尽于理”，与“百代词赋之祖”的“楚骚”有一段距离。显然的，祝尧的批评和班固等人“有恻隐古诗之义”相背千里。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说：“赵人荀况……所作五赋，工巧深刻，纯用隐语，若今人之揣谜，于诗之义，不啻天壤，君子盖无取焉。”王世贞《艺苑卮言》说：“荀赋《成相》诸篇，便是千古恶道。”不是斥之“无取”，就是恶言相向，无视于班固语。

为什么元朝以后会有如此不同的批评呢？近人张小平认为，班固等人的材料显示荀赋含有“古诗之义”，后人的批评则认为“无取”、“千古恶道”及“视风骚所赋，则有间矣”；这种差别正显示班固所看到的荀赋和刘勰以后所看到的是两种不相同的文本。换句话说，今本荀赋《礼》及《知》等五篇是后人伪作的。正因为后人伪作了这几篇荀赋，完全丧失了“古诗之义”，所以，后人才会有如此之恶评。张小平举出两个证据来支持他的说法：第一、刘向编纂时，已有伪作杂凑其中；第二、荀书皆两字名篇，《赋》独单字。^⑭

笔者认为，张小平此二说颇有问题。关于《赋》的得名，前节已有所论述，可解其疑虑，不再赘言。张认为刘向编辑荀书时，从三百二十二篇署名荀子的文章中选定三十二篇，可见“其托名的情况”很严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被刘向编入书中的，一定“杂凑的文字很多”。显然的，张小平暗示今传荀子的几篇赋作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入编的。

考刘向《叙录》说：“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根据笔者的理解，那些被删除的二百九十篇是因为复重的关系，不是如张小平所说的“杂凑的文字很多”。试读《晏子春秋》刘向的《叙录》：“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似此删除复重的篇章，几乎是刘向校书的通例，与“杂凑文字”恐无关系。也许有人会说，刘向编定的这些篇章，难道就没有“杂凑文字”吗？有。以《晏子》为例，被编在《内篇杂》及《外篇》的篇章，都是比较杂的。古人编书都有此通例，《庄子》分内、外、杂，就是一个好例子。至于《荀子》，后面的几篇如《尧问》及《哀公》等比较不纯正，这也是学界所公认的；这是刘向对真著和驳杂的篇章的一种安排，和删省多寡两不相涉。

张说其实还有一个矛盾，既然认定荀赋是在刘向校书时杂凑进去，是旁人托名的伪作，那么，班固在撰写《艺文志》时，看到的

当然也应当是这个杂凑本，根据张小平的逻辑，他又怎么会作出“有恻隐古诗之义”的佳评呢？

《赋》内的六篇小赋，是不是伪作呢？是不是如张小平所言，因为后人所看到的文本不同，才会概括出和班固相异的“恶评”呢？笔者认为这是个仁智俱见的问题，很难有一客观标准；以近人来说，陆侃如及冯沅君的看法^⑤就和张小平相反。根据陆、冯的分析，这几篇小赋是“借物寓意”，分别含有讽谏的深义，大率采委婉的说理方式，或用双关语的暗示效果，把失意后的理想、愤慨化在这些作品上；照他们的分析，它们正含义深远，极富恻隐古诗之意。前人讥其“无取”，或评其“千古恶道”，只是个人主观之见。

我们再看近人对这五赋的解评：

礼：赋礼是宣扬古代的礼义道德和等级制度的。礼义道德是修身齐家、治国安邦的根本，这就是《礼赋》反复强调的主题。

智：《荀子》论治论学皆以礼以智为宗，故《赋篇》首论礼，次论智……此赋阐述的人的智慧和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强调君臣隆礼重智方能“禁暴足穷”，使天下太平……。

云：《云赋》也是借物言志的赋。陆侃如、冯沅君……这话是对的。《云赋》借云表达了作者对仁政礼治的美好政治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云赋》赋云的意义所在。

蚕：这篇短赋……言简意深，构思纤巧……富有生活气息。刘勰说：“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这评价完全符合《蚕赋》的实际。

箴：《箴赋》通过多角度地对针的描写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希望君王能具备针的品格，像针那样锐利有生气，合纵连横，缝表连里，消除诸侯割据，实现天下统一；这可视为此赋的主题。^⑥

这些解评，不但把《赋》中含意合情合理地发掘出来，而且也把它

们和荀子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使我们领悟到它们不但和荀子有思想上的血肉关系，而且在荀子整体的作品中也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以“无取”及“千古恶道”评之，实在不近情理。

除了这五篇小赋颇含深义之外，笔者认为，《俛诗》的一唱再唱不但是本篇的总结，而且“有古诗之义”的恐怕也在此篇之中。试读下列数节：

1.天地易位，四时易乡。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无私，反见从横。

此节盖言天地变位，四时失向，星宿旦暮皆失常，天地间一片晦暗，以喻百官废弛，小人在位，天下不治，正直遭受诬谤。“公正”及“从横”二句，亦可作为荀子自况之词，谓自己公正无私，反被诬为纵横小人。

2.道德纯备，谗口将将。仁人绌约，敖暴擅强。

首二句言道德精纯完备者，谗言反丛集其身；后二句言仁德纯备者绌退，暴戾恣睢者称强；荀子盖极力描写仁道者与强暴者之遭遇适成相反，藉以讽谕时代之黑暗。

3.螭龙为螟蛉，鸱枭为凤凰。比干见刳，孔子拘匡。

时代之黑暗，竟将螭龙当作螟蛉，将鸱枭当作凤凰，宜乎比干剖心，孔子困于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时之不祥也”，像比干、孔子皆有昭昭之明智，竟拂违不顺，生于黑暗之世，真令人“忧无疆”矣。最后，荀子训勉弟子乱久必治，此乃古之常道，岂可不积学奋进，以俟天时乎！

接下来是弟子们自认愚钝及疑虑，愿请夫子反复申说之。于是，为师者^⑦乃将前言简要地编成“小歌”：

4.念彼远方，何其塞矣。仁人绌约，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谗人服矣。

“念彼远方”，远方，远方不名之国，荀子盖托远以喻楚国。“仁人绌约”，见前文；“暴人”，指前文“敖暴”之人；“忠臣”，指“公正

无私”及“志忧公利”等人。“谗人服矣”：服，用也；谗人见用，申述前文“谗口将将”，亦暗示前文“螭龙”及“鸱枭”之在位。从这些分析中，即知《小歌》正表达一个身被谗言所害，忠诚无法奉献者的苦闷，他惟有借文以托志，掇词以讽谕；班固所谓“有恻隐古诗之义”，信而有徵。

鲁迅说：“又有《俛诗》，实亦赋，言天下不治之意……词甚切激，殆不下于屈原，岂身临楚邦，居移其气，终亦生牢愁之思乎？”^⑧可谓平实允当的批评了。近人方孝博在《荀子选》的《题解》中说：“至于《俛诗》，则是对当时楚国政治混浊状态的尖锐批评与讽刺，比《成相》篇中所言更为坦率而激切。《俛诗》的末尾附有《小歌》，词意尤至悲惋。”^⑨所言亦符实情。清人魏源说：“荀卿赋蚕非赋蚕也，赋云非赋云也。诵诗论世，知人阐幽，以意逆志，始知三百篇皆仁圣贤人发愤之所作焉，岂第藻绘虚车已哉！”^⑩将荀赋和三百篇并列，简直就是班固“古诗之意”的另一种说法。

四、《成相》的性质及其篇数

荀子又有《成相》，杨倞篇题下注：“杂论君臣治乱之事，以自见其意……盖亦赋之流也……旧第八，今以是荀卿杂语，故降在下。”认为是荀子理论性以外的其他文字，讨论君臣治乱的各种问题，内容比较“杂”，所以，杨倞说是“杂语”；不过，它始终是一篇赋作。

这篇赋作的写作方式比较特殊：每章五句，起首两句为三字句，然后是七字句一句，四字句一句，最后是七字句一句；共五句二十四字。偶而字数小有增减，那是例外。全篇五十六章，大约一千三百八十余字。

篇名“成相”的含义有多种说法，笔者以为陆侃如、冯沅君及姜书阁的说法比较可取。陆、冯^⑪认为“成相”二字当是一个词，不可拆开来解说；如杨倞引或人语“成功在相”，如王引之解作“成

此治”^②，将“成”及“相”分开解释。姜书阁认为^③“成相”乃是战国后期南方楚地一种民间歌曲调名，属于相助劳役的讴歌，所以，曲调简短。荀子将它当作一种文体，依曲造词，并且依然题名为“成相”。

班固《汉志·杂赋》下著录了十二种赋作，其中十种的篇题都有一个“杂”字，如“杂行出及颂德赋”、“杂四夷及兵赋”及“杂中贤失意赋”等。这些杂赋，都以内容及篇题相同相似而组合在一个总篇题之下；比如“杂四夷及兵赋”，应该是一些叙写周边部落文化及一些不同兵器的赋作，共有二十篇之多；故总题为“四夷及兵赋”。再加一个“杂”字，表示此二十篇篇幅之多，内容之众。又比如“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应该是一些描写动物、昆虫的赋作，共十八篇，它们因为内容相同相近而总题为“禽兽六畜昆虫赋”，“杂”字则表示其篇幅多、内容众。以此类推的话，“成相杂赋”当是以“成相”为歌调，依调造词而写成的一些赋作，共十一篇；题“杂”字，亦表示其篇幅多、内容不纯。

荀子的《成相》，应当就是《成相杂辞》的一种，只不过因为它被编入荀书，是荀子的作品，内容比较一致，篇幅也不很多，所以，少了一个“杂”字，“辞”字也就相应省略了。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对姜说有强化的效果。

本赋的分篇历来有三篇^④、四篇^⑤及五篇^⑥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三篇及四篇说，颇受《赋》篇数的多寡的影响^⑦。

笔者认为本赋当以划分五篇为宜，其分法如下：

第一篇：自第一章“请成相”至第十三章“基必施”。

第二篇：自第十四章“凡成相”至第二十二章“成相竭”。

第三篇：自第二十三章“请成相”至第三十三章“天乙汤”。

第四篇：自第三十四章“愿陈辞”至第四十四章“观往事”。

第五篇：自第四十五章“请成相”至第五十六章“君教出”。

首先从内容来论证。

五篇所论内容,各有不同,而且泾渭分明,很难混淆。第一篇起句“请成相,世之殃”,所言的都是人世间的各种祸殃;全篇十三章,大部分都在叙述国君忽略贤圣所造成的祸殃,最后,以“贤者思”及“辨贤罢”回应主题而作结。第二篇起句“凡成相,辨法方”,言辨别治国之良方;篇内五举“君子”治国之道、三举“圣人”见用之功。第三篇起句“请成相,道圣王”,篇内多言古圣王治国之效益,可为后世榜样。第四篇“愿陈辞,□□□”,起句有缺;不过,篇内言治国之道一经迷失,则国家昏乱、百姓遭殃,明显的却是通篇主题。结尾“观往事,以自戒”,更道明了本篇“鉴往知来”的写作目的。最后一篇“请成相,言治方”,言治国之方向,篇内言“五约”^②,及其他治国的守则。五篇的篇旨既如此分明清楚,如何合为四篇、三篇呢?

其次,各篇的起讫文字也证明了五篇说的正确。

第一篇起句“请成相”,谓请让我依“成相”的曲调来造词,表达我的思想;第二篇起句“凡成相”,谓凡是歌唱起“成相”的曲调。第二篇虽然和首篇分为两篇,但是,它却是首篇的延续,所以它的起句是“凡成相”,不是“请成相”;而其结尾为“成相竭”,谓“成相”曲调收尾矣,总结第一篇首句“请成相”而言。它的最后一句“辨为殃孽□□□”,其“殃”字和首篇起句“世之殃”的“殃”字互相呼应。它的最后第二句“宗其贤良”,与第一篇开首第三句“愚暗愚愚堕贤良”,两“贤良”也前后呼应。因此,第一、二篇应该是一个整体,中分二篇。

首二篇既然“成相”曲调收结了,所以,第三篇起句又是“请成相”,请让我依调造词,表达心意。

第四篇“愿陈辞”,虽不用“请成相”起句,但是,“愿陈辞”也是一个开始的句子;“成相”是曲,文字是“辞”。第二篇结尾云“成相竭,辞不蹶”,“成相”是曲,“辞”是文字,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愿陈辞”其实就是“请成相”的另一种说法。结尾最后一句

“托于成相以喻意”，就曲而言“成相”，不就字而言“辞”，亦可证“辞”即“成相”的另一种说法。胡元仪说“愿陈辞”上当有“请成相”三字，以补其下之三夺字；“请成相，愿陈辞”，意重辞费，不可从。

第五篇“请成相”，又是另一篇的开始。

五篇首尾句的起讫文字既交代得如此清楚，如何合为四篇、三篇呢？

注：

①参见马积高：《赋史》第二章第五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49。

②最后两句“与愚以疑，愿闻反辞”，方孝博《荀子选》注曰：“这两句是托为弟子的答辞，意谓我们愚昧之人，对你上面所说的话，还是不能无疑，愿意听你进一步的反复叙说之辞。”北京大学出版社，1958年，页133。李涤生《荀子集释》注曰：“弟子承荀子勉学之训后问道：弟子皆愚且疑，希望听听您的反辞。”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笔者认为此乃师生问答之词，情形如《云》，未必为荀子师生。

③最后两句乃弟子对言者提问，被问者来不及回答就结束。有的学者谓下文《小歌》云云就是被问者的答辞。

④梁启雄《荀子柬释》“箴”末案语。

⑤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章第三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⑥姜书阁：《荀子赋篇平议》，见姜著《先秦辞赋原论》，齐鲁书社，1983年，页189。

⑦⑧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与宋玉》。

⑧见《中国诗史》第三篇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51。

⑨见高光复：《赋史述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页23。

⑩见顾实：《汉志讲疏》，引自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页173。

⑪《战国策》原作“孙子”。

⑫此《文心雕龙·辨骚》语。

⑬见《周书·王褒庾信传论》。

⑭“荀子赋篇的真伪问题及研究”，《江淮论坛》，1996年6月。

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卷一篇三《楚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页150—151。

⑯见毕万忱、何沛雄、罗忼烈：《中国历代赋选》先秦两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⑰《云》也是师生问答之辞，与此篇同。

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⑲魏源：《诗比兴笺序》，《魏源集》上册。

⑳同⑮，页151—152。

㉑见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成相”条下。

㉒同⑥，页161。

㉓杨惊及朱熹都分为三篇，朱熹《楚辞后语·成相第一》下，《叙》曰：“此篇在《汉志》，号‘成相杂辞’，凡三章。”朱熹称“篇”为“章”。

㉔王先谦《荀子集解》虽未明言篇数，不过，依据他的分段，可知他将本赋分为四篇。姜书阁为此说之支持者。

㉕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认为当分为五篇，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下》引；陈汝衡《说书史话》附和此说。

㉖同⑥，页165—166。

㉗即下文所言“臣下职，莫游食”、“守其职，足衣食”、“君法明，论有常”、“君法仪，禁不为”及“刑称陈，守其银”。

作者单位：马来西亚南方学院